

贪爱之徒

我哥哥沈序是个病娇，此刻他正把我关在化妆间。

「不叫我好哥哥，叫我沈老师，嗯？」他蛮横地将我搂进怀里，嘴唇暧昧地抵在我的耳朵上。

我不适地扭动了几下，瞪圆眼睛警惕地望着周围，几近哀求地抓住他的手臂，「会有人进来的。」

「你觉得我在乎吗？」

他丝毫不在意，手掌不停地在我身上揉捏，一轻一重，一重一轻。

直到摩挲到了我背上渗出的冷汗，沈序的手一顿，「你怕我？」

见我不开口，沈序只好挑起我的下巴，逼我跟他对视，「哭什么？真扫兴。」而后慢条斯理地擦干我的眼泪，「不会有人进来的，陈玉在门口。」

我不安地抱着手臂，小声抽噎，「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第一次见到沈序，他弯着眼睛对我伸手，嘴角露出好看的梨涡，「桑桑，我是哥哥。」

我屏住呼吸，出神地望着他，尽量笑得温婉。

沈序是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可他从未流露过异样，我还在想怎么跟他相处的时候，他在我家已经融入得很好了。

短短一年，他就改变了对我爸妈的称呼，很自然地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父母。

正如他初次见我，就把我当成了妹妹。

沈序受过重伤，在医院整整住了一年，他的脸有些病态的白，唇色呈淡粉，浑身散发的气质毫无攻击力。

这个世界不会有人讨厌沈序吧？至少我是这样觉得。

六月是江城最热的季节，我烦躁地握着小风扇，恨不得怼到脸上，沈序一只手做题，另一只手拿着书本往我的方向轻轻扇动，我低着头悄悄打量他，脸上的红晕更加深了。

沈序笑着伸手捋过我脸上的碎发，发出低低的笑声，嘴角的梨涡透着几分诱人。

我故作轻松地转过身，不去看他，只是耳尖透着淡淡的粉红。

直到老师抱着教案站在讲台上，我心里的悸动才平息下来。

肉眼可见老师脸上的肌肉正突突跳起，他在极力克制。

「周默导演准备在我们学校选新电影的女主角，感兴趣的同学都可以去试试镜。」

人群一阵沸腾，我兴奋地抓住沈序的手臂，「我也要。」

沈序的眸子瞬间冷了下来，他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我有一丝意外。

他将书往我面前狠狠一掷，「不准。」

「为什么？」

沈序眼眸下垂，紧抿着嘴唇，自言自语，「不听话，哥哥会惩罚你的。」

梦想的火花不是沈序三言两语就可以浇灭的。

何况这种口头威胁在我眼里就像小学鸡打架，没有任何杀伤力。

我去了，成功地进入了二面。

当我兴奋地回家，发现沈序在楼下等我，也不知道站了多久，我快速跑过去，跳到了他的身上，「哥哥，我被选上了。」

突然意识到他的身体一向不好，我赶紧从他身上下来，尴尬地拢了拢头发，「哥哥，你没事吧？」

沈序的表情淡淡的，看不出来情绪。

他的手包裹着我的手，手指无意地摩挲我的手背，最后一言不发地把我带到他房间的阳台。

我和他相处从未设防。

沉默了许久，他终于问我，「妹妹，你说从这儿掉下去会不会死？」

我看了一眼这高度，本能地往后退了几步。

「非死即伤。」

等我说完，沈序看向我的眸子中带了几分阴毒，「所以，你要听话。」

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他的手已经附上了我的脸，慢慢滑过，又用力捏着我的下巴，「哥哥说的话，你懂吗？」

02.

沈序是天生的演员，他可靠一双有故事的眼睛让人心甘情愿为他进电影院。

我还在十八线摸爬打滚的时候，他已经凭借精湛的演技拿了三金影帝。

何其不公，好歹我也是默女郎出身。

只是.....出道即巅峰，归来依旧是素人，电影播完，我就糊了。

为了闯进十五线，经纪人把我的合约外挂在沈序的工作室，他现在是我的老板。

做演员就是我的梦想，只是我不懂，沈序为什么也要进娱乐圈，并且轻而易举就拿到了我想要的一切。

不公，就是不公。

「桑桑，陪我去参加综艺。」沈序命令般开口。

我有股怨气，演员要珍惜羽毛，拍更多优秀作品，而不是去参加综艺恰烂钱。

如果我有这么好的资源，一定会好好珍惜。

我在心里翻了翻白眼，「给了你多少？」

「五千万。」

「我这就去收拾东西。」

滨江多雨，沈序自车祸过后，留下了后遗症，只要是阴雨天气，便浑身冷汗，奇痛无比。

这还是那年他把我拉到阳台上，恐吓我之后，被我发现的。

我真以为他会把我推下去，便双腿打战往外逃，快到门口时，身后传来了一阵响声，我较着劲不想理他。

可是余光中瞥到沈序倒在地上，蜷缩着身体，似乎很痛苦。

犹豫之后，我跺了跺脚，心烦意乱地把他扶到床上。

抱着我似乎能减轻他的痛苦，我咬着唇背对着他，「你经常会痛成这样吗？」

「嗯，很痛。」

与他紧贴着的后背已经渗出薄汗了，我不敢转身，更怕与他四目相对。

沈序是哥哥呀。

「桑桑，不要惹怒我，知道吗？」

沈序的手指点在我的后颈上，痒得让人发颤，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揪着，无法呼吸，无法思考。

身上火热成一片，奇怪的感觉让我想逃。

我带着发烫的脸转身直视他，「哥哥，我们在做什么？」

沈序快速扫了我一眼，喉结滚动，低头含上了我的唇，堵住了我的疑问。

「只有我才能对你做这种事。」

密集的雨声拉回了我的思绪，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而沈序的脸不停地在我眼前晃动，等我反应过来，我已经走到了沈序的房间门口。

敲门却没有人回应。

我吞咽着口水，心里越来越不安，拿出手机打沈序的电话，也是未接。

沈序是顶流，不能去找不熟悉的酒店人员，我心急如焚地拨了陈玉姐姐的电话，「沈老师不接电话，敲门他也不开。」

陈玉不知道沈序是我哥哥，我有糊咖的自觉，凡事要低调。

陈玉那边传来了笑声，「估计是睡了，明天你再去看看。」

我心急如焚地否认，「不是，下雨了，他不可能睡。」

陈玉并不能理解我的话，因为沈序对我的特殊关照，她选择相信我，「你先别哭，我让酒店经理给你送房卡。」

拿到房卡后，我手忙脚乱地开了房门，一进去便看到沈序裹着浴巾从浴室出来，他眯着眼睛打量我。

一阵怒气袭来，我上前质问他，「为什么不开门？」

「没有听到。」

我垂着头十分委屈，「打电话也不接。」

「在洗澡。」

为什么要洗澡？大晚上洗什么澡？

「那你继续洗吧。」

看到他没事之后，我便往门口走去。

「等一下。」沈序抓着我的手臂，把我往前一带，「你怎么了？」

他抱着我，手指附上我的眼睛，「眼圈怎么都红了？」

哄诱般的声音让我委屈地吸着鼻子。

等我细细打量他，才后知后觉，他裸着上身，湿发的水珠沿着下颚滚动在胸膛上，继续滑落到下身裹着的浴巾里面，「你洗完澡怎么不穿衣服？！」

我责怪又心虚地撇开眼睛。

沈序勾着嘴角，露出好看的梨涡，挑着眉，任由我脸红，也不肯撒开放在我腰间的手。

「叮。」电话来了，他一只手打开扩音，另一只手玩弄我腰间的软肉。

「沈序，你没事吧？」是陈玉姐。

「怎么了？」

「没事就好。夏桑哭着给我打电话，说什么下雨了，敲门你不开，打电话你也不接，我对你还是比较放心，你不像江姒一天尽给我惹乱子。」

我赶紧捂着沈序的耳朵，没有听到，希望他没有听到。

沈序挂完电话，失了神般发起呆。我咬着唇，很快就脱离了他的禁锢。

沈序一只手又把我捞回来了，「跑什么？坐好。」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

「担心我？」他的手放在我的头上，「妹妹这个样子……真让人忍不住想欺负。」

「不过，只有我可以欺负。你懂吗？」

我缓缓抬头，落入眼帘的便是他湿漉漉的眼眸，和看待猎物的眼神。

03.

到了《演技实验室》录制现场的沈序又变成了温柔的翩翩公子，嘴角的笑容带着礼貌的同时又透着疏离。

托沈序的福气，他的腿部挂件——我，也成了节目嘉宾，坐在沈序的对面，我很难控制自己不去看他。

沈序很白，些许病态。

妩媚的桃花眼虽然是闭着的，但依旧曲线动人，纤长的睫毛覆盖下来，形成了一道阴影，唇是淡淡的粉色，嘴角还漾着好看

的梨涡，顺着下巴看，白皙的脖子下的锁骨无比性感，衬衫领口里的景象让人浮想联翩。

他就是这样，只是站在那里不说话，望他一眼仿佛电流过身。

许是我盯得太入神了，沈序抬头朝我看来，那似笑非笑的眼神让我一阵心慌，便悄悄移眼，试图用喝水来掩饰慌张。

《演技实验室》要做的是经典再现，常驻嘉宾和特邀嘉宾分组拍摄经典桥段，最后 PK 决定胜负。

我跟沈序是对立组。

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我可以跟更多优秀的演员搭戏，从他们身上学到对艺术更完美的追求。

我抱有幻想地等待合作，却被沈序的助理叫走了。

沈序有单独的休息室，等我进去，发现他正在翻看我的剧本。

「桑桑。」他的手指点在标黄的那段，「你要跟别人拍吻戏。」

我拧了拧眉头，害怕他脸上的疏离感和眼底的淡漠，「剧本是这样写的。」

演员要尊重艺术。

沈序朝我走过去，手撑在门上，「嗒」他将门反锁了。

我的身体往后侧了侧，实在不喜欢他给我的压迫感，沈序却一把抓住我的手，将我拉到内间，而后把我重重地推到墙壁上。

「嘶」疼痛感让我不受控地皱着眉，「沈序！」

我很少会连名带姓地叫他。

沈序并不在意，抵在我腰间的手开始上移，冷得我发颤，我躲开，他又重新附上来，乐此不疲。

我在让他不受控的边缘疯狂试探，「沈序，我讨厌你。」

沈序掐在我软肉上的手一僵，「讨厌？」

他轻勾着唇，手指夹着我软肉一绞，「也好，你所有的情绪都只能给我。」

我知道我不能再跟他作对了，见好就收是我在沈序身边多年安全无虞的底牌。

沈序最讨厌我哭，也最害怕看到我哭。

我本来就怕沈序，积压的眼泪说来就来，「你为什么总欺负我？」

沈序烦躁地将我抱到椅子上，额头贴着我的额头，「不准哭，再哭就把你从楼上丢下去。」

「你总吓我。」

沈序无害的脸上浮现了森冷的笑容，「我从来没有吓你。」

听完他的话，我条件反射般颤抖，背上的冷汗密密麻麻地涌了出来，沈序挑了挑眉，带着最深情的微笑，抱住全身颤抖的我，「所以，你要听话。」

「可你要我听话到什么时候？」我抓住他的衬衫怒视他，像这样不清不白，暧昧不明，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沈序掰开我的手指，握在自己手上，「你的小动作，我不希望再发生第二次。」

「嗯？」

「我让助理找导演安排了我们一组，但是 you 不仅偷偷找人换了，还要跟别的男人拍吻戏，桑桑。」沈序的声音很微弱却激起了我一身的鸡皮疙瘩，「你做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而你也逃不开我。」

我着急辩解，「换组是我换的，可拍戏的桥段是导演截取的，我事先不知道。」

如果知道会有吻戏，我不敢换的。

沈序揉着我的头发，「不要解释，做了就是做了，再有下次，哥哥会惩罚你的。」

如果我不解释，恐怕现在就要被欺负了。

在我胡思乱想之时，沈序按住我的头，沉黑的眸子牢牢地盯住我，双手摩挲在我的腿上，「桑桑的腿很白。」

我疑惑地看着他，「嗯？」

他用牙尖咬住我的耳朵再吐出来。

我怯怯地开口，「我不要。」

沈序眸子里的情欲，让我默默地往后缩了缩。

「不想要就别乱动。」

我红着脸僵硬地坐在他腿上，委屈得不敢说话。

「看到你这个模样，我脑海里想的都是.....怎么把你欺负得更狠。」

沈序话音刚落就咬上了我的唇，啃咬的疼痛让我更加想逃了，他夹住我的腿，抽干我的力气，让我永远臣服于他。

许久，他才肯放开我，手指碰上我红肿的嘴唇时，脸上带着几分得意，「刚才是彩排，吻戏我来跟你演。」

04.

我捂着红肿的嘴唇从沈序房间逃离，却不小心从台阶上摔了下来。

「嘶~」我眯着眼，吃痛地揉揉腿，还好伤得不太重，以前摔一跤我会哭很久，可自从沈序变了之后，再疼我也能忍。

我越哭喊，他越沉溺.....恶性循环。

我自嘲般地勾勾唇，正当我要站起来之时，一双手伸了过来，抬眼望去是季川河。

温暖的阳光打在季川河身上，他眼里潋滟着稀碎的光，嘴角还露出了极为好看的笑容，爽朗亲和却又夺目。

和沈序的年少成名不同，季川河在十八线摸爬滚打了几年才混到现在的高位，我看过他的成名作，不得不说，respect。

参加这档综艺的好处，还可以让我零距离追星，我虔诚地擦擦手，再伸出来，「你好，季老师，我看过你的电影。」

季川河嘴角扬起，「你好。」

开口时，他的声音清冽沉稳却又带着致命的苏气，「膝盖都摔红了，还可以走吗？」

原本我是可以自己走的，等他说完这句话，我也可以走不了。

但是，沈序.....我害怕沈序。

「可以的，我没事。」为了表现自己能行，我露出小白牙，朝着他蹦了几下。

季川河笑着收回视线，点点头，为了不打扰他，我只好快速离开，这是粉丝的自觉，「嗯，要和偶像保持距离。」

我碎碎念地走到转角，余光中还能看到季川河的身影，他还没走？

我疑惑地转过头，恰好与他四目相对，我从他的眼里看到了星辰流转。

「夏桑，我看过你的《笼》，很出色。」

一瞬间，周围的嘈杂都消失殆尽，我只听到了他的评价，脑子嗡嗡，做不出任何反应，季老师说我很有灵气。

等我回过神来，季川河已经走了。

我甚至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出现过。

下午录制，果真我跟沈序一组，季川河反而变成了我的对立组，他出现后，对着我熟稔地点了点头。

还没等我打招呼，沈序却借着拿道具的缘由挡在了我的身前，我不耐烦地瞄了他一眼，太没有礼貌了。

沈序周身的气压越来越冷，他压低声音，「你跟他很熟？」

「不熟。」

沈序的眼神恨不得当场吃了我，「你为什么要对他笑？」

「我对大家都笑了呀。」

「我允许了吗？」

怕沈序当场发作，我只好委屈自己，讨好般地扯了扯他的衣袖，「哥哥，还在录制呢，有什么话，我们回去再说吧。」

凭什么要你允许，为什么我做什么都要你允许。

整场下来，沈序一言不发，周身冷得没有人敢靠近他。谁跟我搭话，他一个眼神扫过去，别人立马就走了。

他没有朋友，也不准我交朋友，还有没有人管了？！

中间休息的时候，在卫生间里面，还能听到其他糊咖讨论，
「沈序老师今天脸色好差，也不知道谁惹了他，跟平常简直判若两人。」

「是呀，连他那狗腿子夏桑，都不敢在他面前蹦跶。」

狗腿子？我什么时候成了狗腿子了，他是我老板，我不在他面前蹦跶在你面前蹦跶吗？

可恶！

等她们走后，我带着怒气对着化妆镜哼了一声，过分！

默默回到录制现场，沈序正坐在沙发上，双手交叉，低垂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看起来与这喧嚣的画面格格不入。

「哥哥？」我抿着嘴坐到他旁边递过去一杯水，「你在想什么呢？」

沈序听到我的声音，缓缓抬头，他的眼尾带着妖冶的红色，接过水后，轻轻抿了一口，「桑桑，过来。」

我咽了咽口水，往他旁边靠了靠。

他舔了舔嘴唇，「再近些。」

我惶恐地看了一圈周围，发现没有人注意到这边，才敢往他身边挪动。

「我想把你印上我的标记。」

「嗯？」我仰着头无辜地看向他，确实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他用手指点了点我的唇，「别嘟着，是准备让我现在就把你打上印记吗？」

我没有。

我不是。

别瞎说。

燥热感从心底蔓延到全身，一想到马上就要跟沈序拍吻戏，脸上的红晕怎么也散不开。

到我们这场戏已经是后半夜了，现场工作人员多少有些疲倦，其他演员演完都走了，而 B 组的季川河还在。

他跟导演一起坐在监视器面前，我紧张地来回踱步，不停喝水。

直到上场前，沈序牵住了我的手，即便他一言未发，可我仍从他的眼睛看到了信任。

他给我的信任让不安消失殆尽。

05.

我跟沈序扮演的是一对不被世人接受的苦命鸳鸯。

我是对他一见倾心、死缠烂打的妖女，他是潜心修行、清心寡欲的道长。

道长把妖女当成了心魔，恨不得妖女消失，可在她消失之后，道长却成了天地间唯一一位看不破红尘的修道之人。

我们要演的片段是在仙魔大战之后，妖女甘愿消尽灵气渡道长，之后便彻底消逝……

灵气荡然无存的那刻，我祈求般地望着他，「小道长，亲亲我，可好？」

他揽着我的头，一向古井无波的眼神顷刻卷起了一抹浓烈的欲色，低头含了我的唇，吞掉我的呜咽，这个吻由浅至深、由轻及重，我不受控制地附和他，与他纠缠。

双手缠了他的腰，他的呼吸越来越重，亲吻已经变成了啃咬.....

「卡。」

.....

「卡。」

.....

「卡。」

导演的叫停声让我脑袋突然一嗡，这是在演戏，他是沈序，他是我哥。

我快速推开沈序，他却蛮横地搂住我喘息，「别动。」

我不安地打量周围，还好只有导演和小部分工作人员在，他们的目光不自然地四处游走，生怕与我们交撞。

导演清了清嗓子赞叹我们的敬业精神，我羞红着脸不敢直视他，沈序倒是坦荡得多，「桑桑，很会演。」

我咬着牙，脸上毕恭毕敬，「得感谢沈老师入戏快。」

在背后却悄悄伸出一只手掐在了沈序腰间，这是我们第一次当众接吻，这种体验，陌生又刺激，新鲜又羞耻。

沈序跟导演还有合作要聊，我自觉地先走了，刚走出去，手机就响了。

「房间等我。」

我在沙发上坐了不到半小时，沈序就回来了，他将外套抛到床上，挑着的眉充满了戏谑，「洗澡了吗？」

「没有。」

「一起？」

「我才不要。」

我惊恐地盯着他，浑身紧绷，说到底，沈序并没有对我做到那一步。

我深吸一口气，从沙发起身作势要走，沈序笑得危险，「你敢走？」

他确实把我吃得死死的，我不敢。

我怕他发疯。

我的合同挂靠在沈序的工作室，如果他强行解约，我会赔到倾家荡产。

沈序看到我的表情之后，得意地打量着我，视线突然停在了我的膝盖上，「怎么弄的？」

「摔的。」

他把我放置在腿上，耐心地脱掉我的鞋子，把我的脚握在手心，揉捏，我浑身震起一层鸡皮疙瘩，「脚.....脚没有事。」

强烈的酥痒感让我不得不阻止他继续作恶的手，沈序停了，温热的手上移到我的膝盖上，「痛不痛？」

他一问，我就痛了。

委屈巴巴地点头，「你轻点。」

沈序弯着嘴角，好看的梨涡又浮现了。

我咬在他的肩膀上，哥哥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废片。

「你今天又不听话了。」他口中说出一句随意的话都透着不寒而栗。

我故意转移注意力，「是你又凶我。」

沈序捉住我的手指，危险地眯起眼，「你以后再敢对着别人笑，我就.....」

「女的可以吗？」

他晃了晃手指。

「朋友呢？」

他继续沉默，我继续追问。

「爸妈呢？」

我扭过头去跟他较劲，我就是故意的。

沈序摆正我的头，喉结滑动，「妹妹太不听话了。」

他将头埋在我的脖颈，在我的锁骨上密密麻麻地啃咬，直到留下一串殷红，「谁也别想觊觎我的东西。」

「沈序，你是哥哥。」

「那又怎么样？」

在我昏昏沉沉之际，耳边传来了沈序的低喃，「我从未想过做你的哥哥。」

06.

最新一期的综艺拍完后，来了一波娱乐记者想要采访我们，看来圈内非常看好这档综艺，都不需要导演出面撒钱营销。

备采间外，我们几个糊咖坐在椅子上规规矩矩地等着沈序采访结束。

沈序快结束时，季川河才赶来。也是，他跟沈序一样，在娱乐圈算是风光无限，没必要跟着我们一起候着。

只不过按资历，他比沈序还高，不应该是先紧着他的时间采访吗？

我将疑问发给了陈暖。

「这你就不懂了吧，你老板的咖位比季川河大。」

陈暖的回答就像在鄙视我，身为狗腿子，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沈序火，我当然知道。

「可季老师的名字每次都是跟沈序一起出现啊，他们俩咖位不是差不多吗？」

这是陈暖第一次如此有耐心地给我科普，「季川河的荧幕形象跟沈序撞型了，他们的资源看着差不多，实际吧.....你懂的。」

不是，我懂什么？

还没等我发问，沈序就出来了，季川河与他擦肩而过时，脸上明显带着友好的笑意，而沈序却表现得不屑一顾，还真是狂傲。

这种情商，真叫人着急。

沈序站在我面前，踢了踢我的脚，我不动声色地往旁边移了移。

「什么时候到你？」

旁边的八卦精们，耳朵明显往我们这边倾斜。

我皱着眉头，对着他比出口型，「下午。」

沈序点着头，将我从大庭广众下带走，我着急抬高音量，「老板要给我安排任务是吧？好好好。」

走时还能听到背后的唏嘘，「夏桑这狗腿子……」

我扯着沈序的衣袖，「哥，去哪儿呀？」

「下午备采，你现在坐在那等什么？」

我们俩地位又不一样。

我小声嘟囔，「大家不是都坐在那嘛。」

沈序牵着我的手，示意我按电梯，「你是我的人，跟他们不一样。」

原来这就是有后台，那我可以恃宠而骄吗？

我雀跃地握住沈序的手，哼哼唧唧，「你刚才对季老师态度好差。」

沈序扭头，眯着眼睛打量我，「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提别的男人？」

我明明是为他着想。

「毕竟人家是前辈，我们是不是要谦逊一些，况且人家也是顶流，在这个圈子，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哥哥要低调点。」

沈序一言不发，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我耐心地调和，「季老师人其实挺好的，哥哥多跟他接触，就不会讨厌他了。」

「叮。」电梯来了。

沈序进去扫了一眼墙上的海报，嘴角下面漾起了梨涡，我继续在他耳边喋喋不休，沈序眉头一挑，双手固定住我的头，将我的脸转向海报。

这.....我瞪圆了眼睛望过去，季老师怎么还代言起了拖把。

季川河微微勾起的唇，配上手里的拖把竟没有一丝违和。

回房间的这一路，明显可以看见沈序脸上浮现的笑意，就连走路的步子都欢快了许多，我紧跟在后面，「哥，你等等我。」

我坐在沙发上不解地拿起手机，搜索季川河的代言，沈序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我的前面，将手中的外套一丢，稳稳地砸在了我的脸上。

衣服上全是他的味道，闻得我面红耳赤，慌乱取下后，我恼怒地盯着他，「你干吗？」

「你。」

沈序俯着身，将我圈进怀里，我生气地嘟着嘴，「你总这样。」

「哪样？」他的手指摩挲在我的唇上，狠狠一咬，「是让我亲你吗？」

我还没来得及推脱，就被他扣住头索取，「这是惩罚。」

我大口喘着气，沈序倒是淡定得很，他拿起手机，不知道在看些什么，脸上透着几分得意。

我好奇地从对面绕到他身后，偷偷瞟着，仔细一看，竟然是季川河和沈序的广告对比图：沈序手上带着蓝血顶奢劳力士；季川河左手拿着拖把，右手拿着抹布。沈序扭头看向我，特意把手机举到我面前，脸上明显带着傲娇。

「看够了？」

没等我说话，沈序抬手，夹住我的脑袋，把我往前一推，我顺理成章地跌坐到他的腿上，他扫了一眼手机，而后盯着我，「好看吗？」

我毫不犹豫地点头，「好看。」

「谁好看？」

「你。」

沈序的阴霾终于消散。

07.

今天难得休息，沈序雷打不动地出去晨跑了，他总说想多活几年。

他回来了，我还在刷微博，吃瓜太快乐了。

沈序嫌弃瞪了我一眼，把早餐放在桌子上后就往浴室走，我却激动地拉住他的手臂，「我刚吃到一个惊天大瓜！！！」

他脸上写了四个字，不感兴趣。

「顶流的大瓜！！」

「妹妹，你觉得我很闲吗？」

我咧着嘴，非要从他脸上找到一丝好奇的表情。

「你真的不想知道吗？」

「除了你之外，我都不感兴趣。」

「好吧。」我怏怏垂下头，「哼。」

沈序瞄了我一眼，而后抿了抿嘴角，「打胎？」

我眯着眼睛，兴奋地摇头，「再猜。」

「出轨？分手？离婚？」

「不是。」

「犯法？偷税漏税？」

我继续引导，「不是，不是。你为什么总想的那么阴暗，可不可以往好的地方想想。」

沈序配合地思索了一会儿，「恋情曝光。」

「对，是江姒姐姐的恋情曝光了。」

我用力地掐着他的手臂，表达自己的激动。

「嘶~」他吃痛地揉揉我的脸蛋，「小傻子。」

我雀跃地将屏幕送到他面前，「江姒姐跟叶澄多般配，他还挺帅。」

沈序夺过我的手机丢到床上，将我往身上一抱，「所以你看了一早上别的男人？」

「我.....」

他狠狠地压住我，「不可原谅。」

在我还没想好怎么逃走时，沈序的手机响了，他双手把我按在怀里，用肩膀夹住手机，「怎么了？」

最终将目光停留在我脸上，「呵，你知道我的底线是什么。」

挂完电话之后，沈序双手交叉，一句话都不肯说。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跟我相关。

「谁打来的呀？」

「想知道？」沈序故意卖关子。

我眼里的好奇都快溢出来了，狂点着头。

他用手指点着唇，满不在乎地将目光移向别处，「亲我一下，就告诉你。」

沈序很自信，他觉得吃定我了。

我怎么能没骨气地被胁迫呢，沉思了许久，便佯装生气地咬在他的唇上。

沈序眯着眼，抬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头顶，「谁准你咬的？」

我只好装作撒娇的模样，「不说就不说，我不听了。」

沈序舔了舔嘴唇，淡淡地瞥了我一眼，「打开微博。」

我居然上热搜了！

不对，我居然蹭上沈序的热搜了。

「刚才还是江姒姐和叶澄呢，怎么我们也上来了。」

点进去是我跟沈序在《演技实验室》综艺被截取下来的吻照，是谁偷跑物料，可耻。

底下都是粉丝的哀号和恶毒的谩骂：「糊咖借我哥哥博出位，活该你糊！」

「请独立行走好吗？不要蹭我哥的热度。」

「现在的糊咖都下作成这样了吗？没有作品，永远出不了圈。」

「啊啊啊，沈序看她的眼神好好嗑，我嗑疯了，她是谁？」

刷了几页的评论后，终于看到了我的粉丝，「夏桑勇敢飞，有事自己背。」

沈序拄着手侧躺在床上，「别担心，陈玉会处理好的。」

有流量有资源就是底气十足，我哭丧着脸望着沈序，不要面子的话脱口而出，「哥哥，能不处理吗？我好想蹭你热度。」

而沈序则是很严肃地盯着我，「桑桑，你是我的底线。」

「放心，我心理素质很强大。」怕他不同意，我赶紧讨好地摇摇他的手，「我就蹭蹭。」

沈序要笑不笑地撇开头，「到时候你可别哭。」

「绝对不会。」

我觊觎哥哥的流量很久了，好不容易等来机会，怎么能放弃。

想红是每个演员的毕生追求，我一定会站在最耀眼的位置，让我的粉丝觉得喜欢我不是件丢脸的事。

「叮」妈妈的电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桑桑，你跟你哥怎么上了你说的热搜榜？」

我懊恼地闭眼，早知道就不该给妈妈科普了，「妈，这些都是新闻乱报道的。」

「你爸点进去，看到你们俩那种照片，脸都青了，还好我情绪稳定。」

妈妈的话明显是在引导我，为什么跟哥哥拍这种照片。

我纠结地看了一眼沈序，「我跟哥哥都是敬业的演员，要拍感情戏，就算我们很为难，还是要尊重艺术。」

「评论里面都说你跟你哥在谈恋爱，老头子你念一下评论。」

爸爸不紧不缓的声音传来，「民政局我已经搬过来了，沈序、夏桑请你们原地结婚，kswl。」

我尴尬地咧着嘴，CP 粉都舞到我爸妈面前了，离谱。

在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时，沈序握住了我的手，示意让他接电话。

「妈妈，沈序要跟你说话。」

「什么沈序！那是你哥。」

08.

沈序不愧是顶流，蹭上他的热搜之后，来跟我经纪人对接的商务竟也多了起来。

导致我那全年摸鱼的经纪人也很意外，「桑桑，这广告接不接？」

「接。」

「榨菜，你都接？」

不怪她瞧不起，陈暖是陈玉姐的亲妹妹，正儿八经的富二代，做我的经纪人实属体验生活。

她是咸鱼，我不一样，我需要机会，只要机会落在我的手里，我就不会弄丢。

我兴致勃勃地看着剧本，「叮」，桌子上的手机开始震动。

是周导打过来的，自《笼》上映之后，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联系。

「桑桑，我的新戏有适合你的角色，下个月就进组，你这边有没有档期留给我？」

我拽紧着手机，内心难以掩饰激动，「导演，您的戏我一定去。」

「好。我让助理把合同寄给你，你还是做女一。」

居然是女一，《笼》扑了之后，导演竟还愿意找我做女主。

我激动得想要尖叫，生怕失态，只能掐着大腿，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

在挂完电话之前，还是按捺不住问导演，「您为什么还会选我呀？」

我心知肚明，现在的娱乐圈，流量才是王道，谁也不是慈善家，没有流量，哪里还会有机会找上门呢。

周导虽愿意捧新人，可在名利场混迹多年的老手，终究没有一个傻子。

他怎么可能在一个坑里赌两次。

「这部戏我定的男主角是季川河，他向我推荐你的。」

即使导演说了很多，桑桑你还是很有灵气，要信风水轮流转嘛，将来你一定大红大紫.....这些话始终比不了，「是季川河推荐的你。」

季老师，为什么会举荐我？

我跟他并无交集，甚至可以说，不熟。

还没等我想明白，沈序就进来了，「在想什么？跟你说话听到了吗？」

我接过他手里的慕斯蛋糕，「你不是一向讨厌吃甜品吗？那还买？」

沈序没有理会我，双手交叠放在头后面，悠闲地靠在沙发上，将腿绷得很直，他不管做什么都优雅。

「过几天综艺收官后，我让陈玉空出了时间，我们出去度假？」

「啊？」我心虚地不敢看他，「还是工作要紧，就不要出去玩了。」

沈序的手指有节奏地敲在桌面上，「为什么不去？」

我舔着唇，将眼神落在地板，准备实话实说，「周导给我打电话了，想让我去出演他的新电影。」

「推掉。」

我惊讶地看着他，「为什么？！」

「我不准。」

「我已经答应了。」心里突然闪过一丝侥幸，还好已经答应了。

沈序冷着眼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我，「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就答应了。」

他的手指落在我的脸上，冷的我一抖，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沈序就狠狠地掐住我的下巴，「谁让你答应的？」

我想去。

任何机会我都想要。

沈序不懂，他一出道就备受瞩目，我呢？我通过层层试戏才拿到《笼》的女主，我以为我踏进了娱乐圈，到最后才发现，连门槛我都没有踏进来，这年头，文艺片没有出路。

我想要的东西，沈序都有。

资源、名气、地位.....一切，他只需要出现在海报上，就有人心甘情愿地为他走进电影院。

当演员是我的梦想，不是沈序的，可是命运眷顾的却是他。

我想火，想让市场看到我的商业价值，等我有了选择的机会，我才可以做选择。

我鼓着了勇气推掉沈序的手，「拿开。」

沈序轻哼一声，白净的脸上浮现了一丝讥笑，「拿开？」

他掐在我脸上的手稍加用力，我痛得头皮出汗，「你为什么总想控制我？！」

我瞪着眼睛怒视，「你凭什么帮我做决定！」

沈序周身的气压越来越低，「夏桑，你不该惹怒我。」

我嘲讽地看着他，隐忍了几年，所有的委屈似乎都在寻找突破口。

沈序这个人啊，一直就是这样自信，只要不顺着他的意，就是惹怒。

「沈序，你以为你是谁？」

是我妈妈看着你可怜才把带你回来的，这句话我没有说出口，但从他震怒的眸子里可以看出来，他知道我想说什么。

沈序冷着眼，双唇越来越白，他从衬衫上取下领带，步步紧逼，直到我无路可退。

如果是昨天、前天、以前，我会求饶，可就是因为一次次的忍受，我把夏桑弄丢了，现在的我可怜得就像任沈序摆弄的傀儡。

我咬着牙，不肯让他看到我的眼泪。

「还是不听话吗？」

他皱着眉头，拽住我的手臂，轻而易举就把我的手束缚住了，「不听话，只好把你关在这儿了。」

我倔强地仰着头，身体却止不住颤抖，「有本事就一直关着我，等我出去，我永远都不会再见你。」

我气沈序，他只会对我有无理的要求，他不知道什么是相互尊重。

我更气自己，这些年对沈序的依赖，导致对他过分纵容。

沈序听到我这句话后，明显一僵，双唇没有一丝血色，狠狠举起手掌，在我以为这巴掌会落在我的脸上时，他却砸向了墙壁，「你不该。」

人类在愤怒到极致的时候，什么话都可以说得出口，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很明显他怒了，沈序丝毫不顾及地将我拽进浴室，打开花洒，将冷水冲在我的身上。

初冬的江城，天气冷得刺骨，在身体一阵又一阵的战栗中，我忍不住尖叫，慌乱之中碰到了沈序的手臂，我狠狠地咬在上面，他纹丝不动，冷眼看着我的愤怒。

「还敢说永远不见我吗？」他哑着声音，胸膛剧烈地起伏，额头涌起了一层细密的冷汗。

见我不开口，沈序打开了窗户，冷风猛然灌了进来，原来外面还下起了大雨。

冷风呼啸，我浑身发抖，耳朵嗡成一片，好冷，真的好冷。

沈序看到我的反应后，关上窗户，默默地将我拥在怀里，温热的气体喷洒在我的耳朵上，「桑桑，只有我才可以温暖你。」

感受到了热源，我紧紧贴住沈序，想要更多温暖，还不够，这点热源哪儿够。

沈序将唇凑近，那里更热，我攀咬上去，身体却抖成了筛子，沈序帮我解开束缚，任我搂住他的脖子，伸进他的衣服。

半个小时后，我终于缓过了神，沈序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身上的冷汗越来越多，他痛苦地眯着眼睛，连嘴唇都在颤抖。

见状，我将他狠狠一推，冲出浴室，拿走沙发上的外套，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去。

临近门口，却听到「砰」的一声撞击，关上门后，还有一句微弱的呢喃，「桑桑，别走.....」

我僵在原地，不知进退。

09.

我做不到不管沈序，更做不到任由他变本加厉。

是陈暖过来接我的，她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很善意地不去问我发生了什么。

「打个电话给陈玉姐吧，沈序他.....可能不太好。」

我走之前听到的声响，是沈序发出的，阴雨天他会浑身酸痛，加上情绪激烈，他摔倒了。

可我要逃。

在陈暖家住了几天，调节好情绪后，重新回来录制《演技实验室》，我还万分纠结，该怎么面对沈序，是故意疏远，还是冷淡平静或者恶语相向？

反正让我求饶道歉，不可能。

忐忑不安地等来最后一场录制，导演却说，沈序那边因行程冲突，不能来了。

他行程全部空给了这档综艺，哪里会冲突。

我缓缓呼出一大口气，庆幸不用面对沈序，可又觉得不安，他为什么会停止录制？

我心不在焉地看着剧本，再抬眼却发现季川河坐在我对面，他端着一杯未打开的热咖啡递到我手上，「喝吗？」

季老师他什么时候来的？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咖啡，「谢谢季老师。」

「周导跟你说了新戏的事吗？」

「嗯。」我抿了一口咖啡，「谢谢季老师在周导面前推荐我。」

季川河抬手瞄了一眼手表，「才五分钟，你就说了两次谢谢。」

我苦恼地捋着头发，犹豫之后，还是忍不住问，「季老师为什么要推荐我呢？」

「你很合适。」

「嗯？」

季川河含着笑，而后摇了摇头，「不要有压力，我很期待跟你的合作。」

「好。」

我虔诚地对着他九十度弯腰鞠躬，季川河看到我的模样发出低低的笑声，被他这么一笑，倒显得我傻傻的。

我咧了咧嘴，红透了耳根，真的只是为了表达感谢。

季川河落座在我旁边，「你怎么心不在焉？」

我很为难地看着他，这毕竟是私事，可他又帮了我一个大忙。

在名利圈里，蛋糕就这么一块，大咖之间明里暗里都在资源互换，周导是名导，很多人挤破了头往他的剧组冲，而季川河却引荐了还在十五线的我。

「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一说，就当我是情绪垃圾桶吧。」

犹豫了很久，我还在纠结。

季川河像是一眼就能看穿我，「是跟沈序有关吗？」

我皱着眉，不愿回答，沈序和我之间发生的事情，终究跟第三个人无关。

季川河见我不开口，只好赔笑，「我看他最后一次录制缺席了，桑桑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导演说他的行程跟录制时间冲突了。」

「我看了他的行程表，并没有哪个计划会跟录制冲突。」

我疑惑地盯着季川河，「季老师为什么如此关注沈老师？」

季川河一愣，而后又笑得得体，「我也很关注你。」

最后一期的综艺，沈序不在，录制得也算顺利，晚上十点就收工了，陈暖在门口接我回去。

「我这个经纪人都快混成你的私人助理了。」

我挽着她的手臂撒娇，「你要是我助理，我就成了娱乐圈最让人羡慕的小糊咖。」

陈暖笑得好不得意。

「哦，对了，下周你就要进组了，在黎川少则就要待上半年，你说说你，干吗要接这个戏？」

原因很简单。

「我看了剧本，很不错，我也相信周导的能力，再者，男主角是季川河，他自带流量，也许.....我也就被看到了。」

陈暖思索了一会儿，而后点头，「因为这个宁愿跟沈序吵成这样？」

她看我的眼神变得很奇怪，「你要机会，要资源，跟沈序说不就行了。」

「不一样，我要的是跟沈序平等。」

陈暖揉着我的头发，「夏桑啊，夏桑，别的不说，沈序从来没有录过综艺，为了带上你，他推了多少行程啊。」

我焦灼地闭上眼睛，「我懂，我知道他对我很好，可是……」

可是沈序的占有欲太强了，会让我想逃。

他什么都有，而我什么都没有，我会不自信，就更不想对他过分依赖。

我头痛地捏着眉心，「他怎么样了？」

陈暖耸耸肩，「我哪儿知道。」而后又叹了口气，「你就是想太多了。要是实在担心沈序就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呀。」

他欺负我，我才不打，要打也是他打。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都过去几天了，如果沈序出了什么事，陈玉姐应该会告诉陈暖啊。

他不会有事的。

我烦躁地打开手机，点进沈序的微信头像，「沈序，你没出什么事儿吧？」

打完又删掉，太傻了，我这个样子太傻了。

将手机放下后，我双手抓住头发，夏桑不要怂，大口呼出浊气，再捡起手机，拍了拍沈序的头像。

嗯？

「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

沈序把我拉黑了！

是他欺负我，还要把我拉黑！他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沈序欺负我的时候我没哭，冲我发脾气的时候，我也没哭，可看到他将我拉黑了，眼眶里立刻涌起了一层雾气，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啪嗒啪嗒地往下掉落。

他怎么可以把我拉黑了。

心脏的疼痛如同失恋，这就是失恋吧。

我抹掉眼泪，将自己裹在被子里，夏桑不要哭，是你不要他的。

原来人类的本质就是双标，我可以不要沈序，但沈序不能不要我。

10.

陈暖跟我说，《演技实验室》的节目组把我和沈序的对手戏剪到了第一期，导演要噱头，如他所料，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大。

我淡淡回应陈暖，有沈序的加持，能火是意料之中。

百无聊赖地登上微博后，却发现自己的粉丝暴涨，手机不停地震动，到最后卡死。

我和沈序甚至都有了 CP 超话，「桑葚夫妇」，里面活跃的小桑葚果子拿着显微镜找我跟沈序的糖，要是她们知道我跟沈序闹成这样，估计立马从坑里跳出来。

幸亏我跟沈序都没有黑历史，这群粉丝连底裤都可以给你扒没。

这就是流量吗？

陈暖不停地给我发微信。

「桑桑，做流量明星有什么好的，你还是跟着我继续做咸鱼吧。」

「桑桑，我好累啊，你怎么火得如此突然。」

「平常这个时候我还在睡美容觉呢，现在就要去帮你对接商务了，女人，你欠我的用什么来还？」

.....

「夏桑你在干吗？为什么不理我？」

我冷漠地回过去，「美女的事儿，你少管。」

我跟沈序已经一个月没有联系了，周导的新戏顺利开拍，而这一个月他就像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周导新电影是部商业片，我扮演女主，「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跟季川河扮演的摄政王男主势均力敌。

当然成功的女人背后总有几颗绊脚石。

刁蛮任性的女二以及女二的浪子哥哥。

下一场便是女二的哥哥恶意调戏，侮我名声，他的阴谋就是让自己的妹妹做摄政王的正妻。

这场戏很简单，女二哥哥不是什么重要角色，他的出现不过是为了让摄政王英雄救美，工具人罢了。

我翻着对手的台词，女二哥哥不过几句话，怎么还不来准备。

现在群众演员都这么嚣张了吗？还让主演提前等着他开拍？

真是晦气。

导演倒是自在得很，丝毫不恼，「再耐心等等。」

他脸上的表情写满了期待，我今天倒是要看看来的是哪位大人物，不是刘德华我都不拍。

「嗒，嗒，嗒。」突然片场寂静无声，大家的眼神全都聚集在从车上下来的沈序身上。

他怎么来了.....

沈序抿着唇，嘴角漾着梨涡，曜黑的瞳孔没有散发一丝情绪，肤色比以往还要苍白。

时间就像静止了一般，他步子极轻，一步一步向我走来。

我屏住呼吸看向他，然而他的眼神却没有落在我的身上。

沈序在我面前停下，扭头看向周导，「不好意思导演，来晚了。」

他的鼻音比往常还要重。

导演笑得爽朗，很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你能来，就很好啦，真是好不容易从你经纪人手里才拿到你的档期。」

他将沈序引到我面前，「这是我们的女主演，小姑娘很有灵气。」

沈序淡淡地瞥向我，很随和地勾起嘴角，我皱着眉头盯着他，他不是特意来找我的，只不过是帮导演的忙。

我叹了一口气，将目光落在别处。

沈序的到来，让片场欢快了不少，胆子大的小姑娘红着脸坐到我旁边试探，「夏桑姐，能不能帮我要一张沈序老师的签名照啊？」

我恹恹低头，「不是很熟。」

「不熟？」小姑娘的一句惊问，引来了大部分人的目光，「你们都亲成那样了，还不熟？」

沈序似乎也听到了声响，往这边扫了一眼，恰好与我四目相对，他冷冷地撇开眼睛，似乎我跟他真的不熟。

我掐着手心反问，「你跟你前同事很熟吗？」

这句不熟明明是出自我口，却又让我成功化身为夏怼怼。

呵，男人，他是在欲擒故纵吧？这是重新吸引我的招数吧？

还有什么招数你都使出来，我保证毫无波澜，对，毫无波澜。

「夏桑姐，你怎么了？心情不好吗？」

我冷笑，「有吗？我好得很！」

我跟沈序的对手戏不是很愉快，他在欺负我、碾压我。

他用手里的折扇扫在我的脸上，笑得玩世不恭，「这不是我的女人吗？如今要另寻新欢了？」

这句台词确实有，可为什么从他口中说出，我的冷汗往上一涌，甚至想逃避他的眼神。

「夏桑你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躲沈序，你要接上啊。」导演似乎很无奈，这也是我在他的新电影里面第一次被叫停。

我偷偷瞄了一眼沈序，他倒是悠然自得。

当我勇敢地迎上沈序的视线，谁知他将折扇一丢，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我拥进怀里，我瞪圆了眼睛侧过去看他。

「他比我好吗？」

我吞咽着口水，「什.....什么？」

导演举起喇叭，「夏桑你今天是怎么了？做反应啊。」

「导演，我不舒服，先去喝点水。」

「快点调整好，好不容易借到沈序，他时间有限啊，夏桑。」

喝完水后，却看到沈序在跟女二对戏，「妹妹，你的东西，哥哥都会帮你拿到。」

妹妹？

他有几个妹妹。

我将手里的矿泉水瓶子狠狠一捏，带着怒气看向导演，「开始吧导演，我准备好了。」

无论沈序再怎么撩拨我，我都不为所动，直到他将头抵在我的额头上，「是不是很讨厌我？那就一直讨厌吧。」

「我没有。」我下意识拉住他的衣袖反驳。

导演揉着眉心，「让你们演仇人，怎么还演成了苦情戏了？！」

11.

下一场是沈序和季川河的对手戏，他拿着记号笔在剧本上涂涂画画，即使只有几句台词，也不影响他认真揣摩。

忽然想到我们在拍《演技实验室》的时候，沈序说，角色不分大小，你认真对待了就是好角色。

我一直羡慕他的运气，而选择性忽略他光芒背后的努力。

本来以为沈序长相夺目会分散别人对他演技的目光，但他总能把拿到手的角色完美地演绎出来，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剧抛脸。

许是我盯得太久了，沈序缓缓抬眼，淡漠地瞥了一眼后移走目光。

我拽着手，不知道是跟自己赌气，还是跟沈序。

副导演找我调整剧本，等我再回到片场，寻了一圈也没有看到沈序的影子。

我失落地点开手机，又放下。

原来他连走了都不愿跟我打声招呼。

季川河拿了瓶水递给我，「沈序走了。」

「嗯。」

他在我旁边安然坐下，「他来有跟你说什么吗？」

我低着头眼睛升起薄雾，季老师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没有。」

季川河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跟你说？」

「是呀。」

这部电影依然在如火如荼地拍摄着，沈序客串的插曲明明在上周，却像是过了很久。

季川河倒是有趣，总在我面前有意无意提前沈序，「他最近接了什么戏吗？」

我皱着眉头回他，「不知道。」

我倒是想知道，可我真不知道。

说来奇怪，离开沈序的是我，要死不活的也是我。

季川河盯着沈序的海报，嘴角上扬，「沈序的新代言都贴到横店来了。」

他不说话，我都没注意。

沈序很火，季老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揉着太阳穴，「很正常呀。」

季川河紧抿着嘴唇，目不转睛地看着海报。

他的变现太异常了，可我没空管他，我心心念念的是把这部戏拍好。

如果我火了，我不用依附沈序，也不用惧怕沈序了，是不是我们之间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季川河自从看到沈序的海报后，就变得失魂落魄，他除了在我面前继续打探消息，还会看着沈序的广告发呆，最诡异的是，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他在微博搜索沈序了。

所以.....

原来.....

他失魂落魄的样子跟失恋不能说毫无关系，简直一模一样！

他在睹物思人！

他喜欢沈序！

等我彻底揣测清楚后，看向季川河的眼神多了几分戏谑，呵，好一朵绿茶。

和季川河拍完对手戏，他习惯性地给我端来温水，我笑着拍了拍身边的空位，「来，季老师，坐。」

他倒是坦然坐下。

意欲开口，就被我拦下。

「季老师想问沈序？」

果然，听到沈序的名字，季川河的眸子明显闪过一抹亮色。

「他呀。」我故意停顿，「他，唉……」

季川河眉头紧锁，「怎么了？」

我黑着脸，「他最近要去广州。」

季川河猛然站起来，「是参加兰蔻的落地活动？那边已经跟沈序对接完了？」

在我审视的目光下，季川河逐渐露出马脚，果真如我所想。

我拿着水杯不动声色地往旁边移了移，真是晦气，引荐我的季老师竟对我哥哥图谋不轨，该死！

余下几个月，季川河再来找我，都被我怼走。

「桑桑，你怎么突然之间对我充满恶意？」

人在做天在看。

「您心里有数。」

「你都知道了？」

哦？还承认了。

我咬着牙，「对，你接近我的目的我都知道了。」

季川河并不诧异，他卷着手，眼神落在了远方，「很卑鄙对吧？其实我们是一样的。」

我能跟他一样？

难道他知道我喜欢沈序？

该死，情敌对我了如指掌，我却对情敌后知后觉。

12.

电影拍完后，我跟季川河还有其他原创要一起参加电影《蝶》的晚会。

选衣服的时候季川河也在，我故意问他，「季老师觉得哪件好看？」

季川河的眸子闪过一丝诧异，而后笑着指了指白色礼服，「这件很适合你。」

很好，果然是情敌，我年纪轻轻，穿白色怎么突显自己的优势，我看着红色鎏金礼服，满意地挑眉，情敌不推荐的，就是最好看的。

「桑桑最近跟沈序联系了吧？」季川河不经意地摸着礼服，很随意地将这个问题抛向我。

我笑得无辜，「是呀，经常联系呢。」

而后拢了拢头发，低头的瞬间却在偷偷瞄他。

季川河勾着唇，眼神落在了男生礼服上，「桑桑也帮我选一件吧。」

沈序最讨厌花里胡哨的东西。

「好的，季老师，我看这件粉色西装就很适合你。」

季川河脸色一沉，茫然地看向我，「桑桑对我有什么误会吗？」

我略作无辜状，「真的很适合你。」

他走神之后又将话题引到沈序身上，「沈序最近在忙什么呢？」

又来打探消息。

我故意转移话题，「季老师上次说我们可以将友谊升华一步？」

「嗯？」他饶有兴趣地看向我。

「季老师可以把我当.....闺蜜，毕竟闺蜜之间无话不谈。」他为了接近沈序，对我了如指掌，那我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装着不知道的模样，其实早已将他拿捏得死死的。

季川河毫不犹豫，「可以。」

那就好办了。

换完礼服后，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

小巧的圆脸带着少许婴儿肥，脸颊染上了薄薄的红晕，琥珀色的大眼澄澈无瑕，红色的唇上扬又带着几分性感，身上这件鎏金红裙，在引人遐想的部位戛然而止，收腰的设计更能衬出纤腰盈盈一握，纯黑色的长卷发垂于腰间，更增添了一丝纯欲。

满意地走出去，发现季川河在门口等我，他还真穿了我选的粉色西装，越看越 gay。

他绅士地抬起胳膊，我满不在乎地扶着他的手臂，如果他不跟我喜欢上同一个男人，也许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姐妹。

身为《蝶》的男女主，我和季川河到了会场后，无疑成为焦点，季川河举着酒杯脸上明晃晃的笑意，比任何时候都要真诚，我发呆地盯着他，欲言又止。

「季老师，其实.....」

人群有些嘈杂，季川河扭头，微微弯着身子，眼神落在我的脸上，「你说什么？」

「我说.....」

人群突然安静，我感受到了一股凉风落在背后，侧身抬头，果然是沈序。

他的脸色比往常更加苍白，接近病态。

四目相对后，他的视线从我的脸上落到上身，我红着脸，尴尬地捂住胸口，「好久不见。」

沈序微微眯眼，从身上脱下西装，不假思索地将我盖住，「旁边去等我。」

周围的目光好奇地往我们身上探究，我屏住呼吸看向沈序，他这是消气了吗？

本想乖乖地在旁边等他，可季川河还在呢，万一他带着这张俊逸非凡的脸蛋把沈序掰弯了，我找谁哭去。

「我不要。」我抿着嘴摇头。

沈序冷哼一声，「你怕我为难他？」

我着急地望向沈序，我巴不得你为难他，我是在怕他勾引你啊。

季川河听沈序说完，友好地揉了揉我的头发，「别担心，我会处理好的，沈老师不会挑在这个时候为难我。」

他是故意在沈序面前对我轻佻，这就是他的手段吗？

「手拿开。」

「手拿开。」

我跟沈序同时开口，再次四目相对，沈序的脸色终于缓和了，
「去旁边等我吧，我跟他有话要说。」

走之前，我狠狠地瞪了一眼季川河，警告他老实点。

几分钟后，沈序终于出来了。

他似乎嫌弃宽大的西装并不能盖住我，伸手一扯，将西装紧紧地
地将我裹住，「只能在我面前这样穿。」

我用手抵着他的胸口，仰着头望他，「你还生气吗？」

沈序眨着眼睛，喉结滚动，两根手指附上我的脸，狠狠一掐，
「嗯。」

「好痛。」我呜咽地开口，宣示不满。

「再痛你也给我受着。」

沈序将我带上车后，我好奇地缠着他，「刚才季川河跟你说了
什么？」

好好的气氛迅速被破坏，沈序的脸上，好不容易开始缓和，又
染上了冰霜，「夏桑。」

他淡漠的表情让我有些许慌张，我张口意欲解释，沈序却在背
后悄悄抱住我，「你只能有我。」

「所以，你也怕失去我吗？」

「嗯。」

13.

回到公寓后，沈序的眉毛已经皱成了川字。

我眨眨眼，安抚般拉着他的手臂，却瞄到手臂上青青紫紫的痕迹。

我疑惑地凑近细看，这像是打点滴留下来的，「怎么弄成这样？」

「你生病了吗？」

我心疼地抬眼，沈序的目光闪了一下，抿着嘴将我抱紧。

靠近才闻到他身上有淡淡的酒味，带着醉意的沈序比往常少了些许戾气。

「很痛吧？」

他将下巴搁置在我的颈窝，「没有你离开我痛。」

沈序的鼻音很重，睫毛上似乎带着湿意。

他认真的眼神让我的心揪成一团，我像哄小孩似的往他手背上呼呼吹气，「现在不会痛了。」

我回来了。

沈序的眸子暗了又暗，最后扣住我的后脑勺，凶狠地惩罚。

晚上，我躺在他的手臂里，辗转反侧，最后还是忍不住发问，
「为什么要把我的微信删了。」

沈序瞧瞧睁眼，「睡觉。」

我揪着他的眉毛，「我睡不着呀，你也别睡好不好？」

他不理我，旁边甚至还传来了浅浅的呼吸，我忍不住摇醒沈序，「你邻居养狗了吗？为什么一直在叫？」

几秒后沈序将我捞进怀里，双手盖住我的耳朵，「在叫的只有你。」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就那么困吗？

「沈序我睡不着，你给我唱首歌吧？」

「沈序，你怎么累成这个样子？」

「沈序，你很不行。」

「沈序，沈序，沈序.....」

忽然他抬手捂住了我的嘴巴，翻身将我盖住，「说谁不行？」

黑夜里看不到他的表情，可我已经能想象到了他那傲娇的脸。

「你很困啊？」

「嗯。」他拉长了尾音，就像小羽毛划过我的心上，让我心颤颤。

我歪着头注视他，「那你好好睡吧。」

我决定不烦他。

几分钟后，我拍了拍沈序的脸，「我要睡咯。」

跟他太久没见了，我很难平静，不知道沈序为什么可以适应得这么好，我噙着嘴问他，「你有没有想我？」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浑浑噩噩之际，却被沈序掐着脸蛋，「很想。」

我欲哭无泪，连眼都不愿抬，苍天饶过谁。

沈序果真不是什么好人，不到六点就把我从床上捞起来，「陪我去参加活动。」

我抓住被子，将自己缩成一团，「可我好困，你不困吗？」

沈序优雅地侧着身，「我休息好了呀。」

他是故意不告诉我要参加活动，任由我折腾，导致我精神萎靡。

我不满地嘟着嘴，「你怎么坏成这个样子。」

沈序从衣柜里面拿出我的衣服放在床上，一脸坏笑，「要我帮你换？」

「不用。」我揉着眼睛下床，「我饿了。」

沈序点点头，卷起袖子往厨房走去，我望着他的背影，一脸呆滞，他也不会做饭呀。

等我收拾完，往客厅走去，餐桌上放着切好的苹果，嗯，只有苹果。

他靠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支新鲜欲滴的玫瑰，嘴角露出莫名的笑意。

「送给你。」

浪漫的氛围。

我欢喜地接过来，轻嗅着，嗯？怎么在花香中，还闻到一丝血腥味。

我抬眼，疑惑地看向他，「好奇怪的味道。」

沈序死盯着我，慢慢向着我靠近，抬起手附上了我的鼻尖，轻轻抹掉痕迹后送到我眼前。

是血迹。

我伸手摸向鼻子，却发现什么都没有，仔细端详手里的玫瑰，原来花瓣上，有丝丝血迹。

「血滴在花瓣上，残破又美丽，它是不是更加娇艳了？」

沈序将手指举到我眼前，是一条新鲜的伤口，还在往外潺潺冒出血滴。

「切到手指了？」我锁起眉头，熟练地拿出医药箱，他却满不在乎地摆摆手，控制了我的行动，而受伤的手指就停留在我的嘴边，再不经意下落入到口中。

沈序的手掌压在我的发顶，眯着眼睛观察我的表情。

「桑桑，你喜欢我吗？我是说，不是被强迫的喜欢。」

自愿的喜欢？我跟沈序坦白，「我很怕你。」

「我知道。」

沈序背过身，「不用说了，不管是不是自愿，你只能喜欢我。」

我从背后默默抱紧沈序，「你听我说完。」

沈序缓缓转过来，脸上的脆弱感，似乎在告诉我，他下一秒就会碎掉，我抬手擦拭掉他额头上冒出的冷汗，「我想要平等的爱，而不是一直在你的控制下，对你言听计从。」

这句话多少带了控诉的意味，我已经能猜到沈序的冷脸，没想到他比我想的平静。

我们像情侣般依偎在沙发上，沈序霸道地搂住我，「以后再敢逃跑，就把你从楼上丢下去。」

又来了。

我重重地咬在他的胳膊上，「太讨厌了。」

14.

我跟沈序和好之后，空气都变甜了。

陈玉姐来找沈序的时候，是我开的门。

刚准备找借口时，陈玉姐就堵住了我的话，「你们破镜重圆了？」

「啊？什么意思。」我心虚地捋着头发。

她靠在沙发上，翻着手机，「沈序呢？」

「他在洗澡。」我随手指向卫生间，突然意识到什么，只好红着脸解释，「他嫌热，就去冲澡了。」

陈玉意味深长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你们在谈恋爱我不反对。」

怕我不明白，陈玉姐继续补充，「我支持我手下的艺人自由恋爱，你看江姒，自从谈恋爱之后很少给我惹什么乱子，这不是挺好吗？」

我轻点了一下头，给陈玉姐递过去一杯茶。

「但是夏桑，我得说说你哈，沈序对你那可是掏心掏肺，为了带你，他推掉所有行程，去接第一部综艺，你也知道演员，尤其是像他这样的影帝更是需要神秘感的。还有，为了你的热度，他任由绯闻挂上热搜……」

我茫然地坐在沙发上，回过神来，陈玉姐已经走了。

几分钟沈序从浴室出来，边擦着头发边问我，「刚才来了？」

我走过去接过他手上的毛巾，帮他擦拭水珠，眼睛热得冒汗，不停地落到他的发梢。

沈序伸了个懒腰，慢吞吞地开口，「我以后会对你很好。」

他的声音极小，甚至带着讨好的意味。

我知道他想说的是，这样你是不是就不会怕我。

我忍不住抽噎，「你已经很好了。」

许是听到了异常，沈序回头，对上了我哭红的眼睛，他蹙着眉头，怜惜地看向我，「谁欺负你了？」

我横坐在他的腿上，将头埋在他的脖颈，小声呜咽，「真是个小傻子。」

沈序一向洁身自好，出道几年，没有任何绯闻，陈玉姐说，我们的吻照，是被沈序对家恶意挂上去，沈序给她的底线是不触及我，等陈玉姐要把黑热搜撤下来时，沈序却问她，如果可以给夏桑带来热度，就不用管。

我记得那是我跟沈序撒娇不让撤下来的，我以为只是个正常曝光，可陈玉姐却说，因为花边新闻，沈序丢了几个代言，赔了几笔违约金，所有损失皆有沈序独自承担。

和我吵架之后，沈序酗酒，用酒精麻痹自己，他告诉陈玉姐，夏桑不要他了。

「你没有见过沈序哭吧？他居然会哭。」

沈序是多么高傲的一个人呀，他居然哭了。

一字一句戳在了我的心上，激得我一阵又一阵地发抖。

后来沈序生病了。

后来沈序能下床了。

当天他就跑到黎川客串男 N 号，陈玉姐说，「三金影帝甘愿给人做配，你说这是为了什么，夏桑？」

赶几千公里的路，专门跑来看我，再一声不响地走掉。

真是傻子呀。

沈序抬起我的脸，眼里盛满了温柔，「不准哭。」

是呀，他最烦我哭了。

我把眼泪全擦在沈序的浴袍上，「你以后可不要弄丢我。」

沈序按着我的头，用力捏起我的嘴唇，「只准一次。」

「听懂了吗？」他强势地问我。

我配合地点着头，虽然是在问他。

「怎么了？嘟着嘴干吗？」

刻意压低的嗓音带着几分撩拨的意味。

他的呼吸越来越近，温热的气息萦绕在我的耳边，「是要我亲你吗？」

明明是你掐成这个形状的。

还没等我抗议，他便含上了我的嘴唇，动作轻柔缓慢，像是在刻意品尝。

虽然沈序傲娇甚至还总恐吓我，但骨子里又带着极致的脆弱感惹人心疼。

他的爱恨都到极致，我会被他疯的撕裂那瞬间给吓到，也会被他温柔至死的时候所蛊惑。

15.

《蝶》上映之前，为了新电影的宣传，周导需要我和季川河配合宣传。

季川河在宣传节目上，对我极其耐心，镜头所到之处，眼里满是温柔。

他做戏已经到了忘我阶段，即便是在台下，仍在耐心地帮我端茶倒水。

「沈序的劳力士合约要到期了。」如果他没有提沈序的名字，我甚至都要怀疑他是不是在暗恋我。

「到期了，也可以续约。」沈序身上浑然天成的高贵气质是所有顶奢品牌的首选。

季川河的脸上多出一丝莫名其妙的嘲讽，还真是奇怪，他喜欢沈序，不应该跟我想的一样吗？

他拿起外套，瞪了我一眼之后往录影棚外走去。

「哎？你去哪儿？」我小跑地跟在后面，「马上又要录制了。」

季川河走得极快，忽然停下来，「砰」我猝不及防地撞到他的胸口。

「嘶。」我吃痛地揉着鼻子，猛然一撞，痛得眼泪都在不受控制地往下落，「好痛.....」

季川河叹了口气，揪着眉头，从口袋里拿出纸巾，擦掉我的眼泪，我接过纸巾，尴尬地往后退了几步，「我自己来。」

我咧着嘴缓和尴尬气氛，「还好鼻子是真的，没撞坏，不然就要你赔了。」

季川河显然觉得不好笑，「走吧。」

「去哪儿？」

「回去录制。」

快到录影棚门口，季川河莫名地发问，「是不是你们都觉得沈序比我好？」

我愣在原地疑惑不已，他在说什么？

「你自己不也这样觉得吗？」

不然为什么会喜欢上沈序？

喜欢上可以让自己仰望的人，没什么丢人的。

季川河听到我的答案后，低垂着头，一言不发地回到录影棚。

录制开始后，他的阴霾一扫而光，温柔的笑意从脸上蔓延开来，似乎刚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错觉。

节目播出后，我们登上了热搜，「季川、河夏桑好甜」「季川河盯盯怪」.....

看着网上截取的片段，如果当事人不是我自己，那确实很甜。

可惜这些都是人工糖，我跟沈序才是真甜。

显然沈序也看到热搜了，我还在刷评论的时候，他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你还有几天回北京？」

「明天要跟季川河去上海参加节目，后天才回去。」

「好。」

好？沈序居然变成熟了，没有抓住我威胁恐吓，害我白担心一场。

上海的节目录制到中午吃饭，小助理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只好自己去保姆车，拿出陈暖给我准备的减肥餐。

刚上车坐好就被人从背后捂住嘴巴，我挣扎地抓住对方的手臂，心提到嗓子眼，腿控制不住地抖动。脸麻、极度紧张之后，开始头晕，想吐。

「别怕，是我。」

他将我紧紧搂住，我发软地蜷缩着，沈序意识到我的不对劲后，把我抱到腿上，捧起我的脸，「桑桑，是我。」

我发懵地流着眼泪，无声控诉。

沈序慌了，他快速抓住我的手移到他的脸上，「妹妹，你看看我，我是哥哥。」

「哥哥.....」我小声地叫他，而后狡黠一笑，「我演得好吗？」

打开车门之际，我就从后视镜里瞟到了一片衣角，准备逃跑时，猛然想起，那衣服是我送给沈序的，还是我定制的情侣装。

藏着的那个人是哥哥。

我不动声色地落座后，甚至关好车门，悠哉地打开饭盒，表现得毫无防范，等他捂住我的嘴，我便装作惊慌失措，极致惧怕，心里却不断嘲笑沈序，呵，男人。

沈序的鼻尖抵着我的鼻尖，「真是不乖。」

他默默吻掉我的眼泪，将我抱到腿上，而后狠狠地咬在我的锁骨上，「要开始惩罚你了。」

「嘶~」我推开他的头控诉，「是你先吓我的。」

沈序没有说话，又将我捞了回来，我挣扎中碰到了他的后背，全是汗。

「你很热吗？」

「我很怕。」他发红的眼尾像抹了胭脂般艳丽。

我吃惊地看向他，「怕什么？」

「怕你又不要我了。」沈序的鼻子上沾了如清露一般的薄汗，长睫毛有些湿漉漉的痕迹，清冷的脸上染了一层叫惶恐的情绪。

他担心我在极度恐慌下再次逃跑。

我主动含上他的唇，用行动缓解他的不安。直到他身体越来越热，沈序才放开我。

我哑着声音问沈序，「哥哥，你怎么来上海了？」

「担心你被别人骗走了。」

可惜他丝毫没想到，季川河的目标从来都只是他，沈序来上海避免不了跟季川河见面，我该怎么阻止季川河跟他搭讪，还真是头痛！

「你去酒店等我吧，工作结束，我就回去。」

「好。」

把沈序骗走后，我返回录制现场，季川河皱着眉头盯向我，「你上火了？」

「没有啊。」

「你的嘴，怎么肿成这样？」

而后他像是意识到什么，脸色一僵，「沈序来了。」

他很肯定。

我立即否认，「没有啊。」

季川河还想见沈序，他在做梦。

节目录制结束后，举办方却邀请我们参加活动，我刚想拒绝，季川河却答应了，我面露虞色地看向他。

真是晦气。

我在他耳边压低声音，「你干吗替我同意，我要回去。」

「夏桑，为了我们这部戏的宣传效果，我们要做的是配合。」

他说的也有道理，我只好去洗手间给沈序发了短信，「节目组要我们参加聚会，我结束后，给你打电话。」

发完短信后，又把地址发给了沈序。

「好。」沈序那边很快就回了短信。

身为《蝶》的主演，我跟季川河免不了被灌酒，在我浑浑噩噩之际，连忙溜出去给沈序打了电话，「来接我.....」

我的面前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个人，他按掉我的电话，将我搂在怀里，「为什么你们只会看到沈序？」

我推开他，他又贴过来，吻在我的唇上，我反复挣扎，他反复沉迷。

几分钟后，我终于清醒了些，终于看清了眼前的人，他是季川河。

就在这时，沈序跑来了，他周身的气压又冷又野，看向季川河的眼神充满厌恶。

用尽力气打在季川河身上，而季川河并没有还手，沈序似乎不够解气，从口袋中摸出戒指，戴上后一拳接一拳地砸在季川河身上。

我扶着柱子，慢慢移向沈序，而后在背后抱住他，「哥，我们走吧。」

沈序是顶流，他不能有负面新闻。

他冷静之后，将我抱起，毫不犹豫地离开这里。

沈序的步子越来越沉，到了车里，他才敢倒向后座，「桑桑，别怕。」

16.

医生说，沈序的身体状况并不好，他指着唇色发白的沈序一脸责怪，「都是从阎王殿走过一圈的人了，还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我擦干眼泪，低头认错，「您别说他了，我以后一定多注意。」

等医生走后，我抱着沈序的手臂，累得不想睁开眼睛，我自诩并不是悲观的人，可面对沈序的一切事情，都会显得手足无措。

「你怎么不说话？」

我侧过脸仰望他，「以后要好好爱惜身体，知道吗？」

他很乖地点头，我咧了咧嘴，笑得比哭还难看。

「你今天好乖。」

沈序将下巴搁在我的头顶上，用两个手指勾起我的嘴角，「只要你听话，我会一直很乖。」

沈序想回家。

「我的身体只需要好好修养，在医院住着，会让我觉得命不久矣。」

我气得跳脚，只好拿着枕头砸.....自己。

「什么命不久矣，你别瞎说。」

沈序终于抓到了我的弱点，回家的这一路，没少欺负我。

「抱紧一点。」

我露出迷惑的小眼睛，把沈序的口罩又往上提了提，「别以为我们全副武装，就没事了，这些狗仔精着呢。」

「好吧。」

我去推行李箱时，沈序却依旧站在原地，「你怎么不走呀？」

他晃了晃手，「你没牵我，不想走。」

可恶。

我小跑过去准备牵他，沈序却把我转了个圈，搂在怀里，「我没力气，需要扶着你。」

这哪里是扶？好吧，他没力气。

回到家里，已经是下午四点了。

想起医生的叮嘱，我决定亲自做饭，凭我的天赋一定可以把沈序养得白白胖胖。

沈序在旁边优雅地洗菜，「以后我们结婚，也像这样做饭吗？」

我的脸一热，心跳突然加速，愣着盯向他，「结婚？」

「我要娶你呀。」

「可是爸妈那边……」我不确信地低下头，爸妈把沈序当亲儿子，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结婚。

沈序将手上的水滴，甩到我的脸上，「别担心，有我呢。」

我雀跃地做完这一顿饭，端上桌时，满心期待地望向沈序。

他优雅地品尝，认真的神态像是在对待米其林大师，而后揉了揉我的发顶，「点外卖吧，很快的。」

噢，我那破碎的自信心。

等我自己尝完后，才知道并不能怪沈序挑剔，人类一定要学会放弃，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沈序例行公事般吃完外卖，眼神就没有从我身上移开过，我不自然地吃完后，苦恼地看向他，「干吗一直看我？」

「要做正事了。」

嗯？

什么正事？

我咽着口水往后退了几步，「是不是太快了？」

「快？」沈序欺身过来，一手撑在餐桌上，另一只手游走在我身上，我面红耳赤地咬着唇，「在这儿？」

沈序眯着眼睛，似笑非笑，「你想去哪儿？」

在我一脸蒙圈中，沈序从我的口袋抽出手机，「把我的微信加上。」

可恶。

我生气地推开他，「烦死了。」

「你在期待什么呢？」他好看的梨涡成功蛊惑了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低头快速将唇印了上来，简单地温存后，他放开了我。

我瘪着嘴，小声嘟囔，「你删的我，还让我加你。」

「是不情愿吗？」

「我情愿。」

行了吧？

加完好友后，我忍不住问他，「你昨天为什么那么快就找到我了？」

他故弄玄虚地挑了挑眉。

「你就告诉我吧，我太知道了。」

为了满足沈序该死的虚荣心，我只是想知道，也一定要装着十分、非常、极其想知道，不然他可以吊我一天胃口。

这手段就像电影里的狐媚子故意勾引书生，却不给书生。

极其缺德。

沈序看到我快溢出来的求知欲后，脸上的表情越发傲娇，「昨天我一直在车里等你，没回酒店。」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具体位置呢？」

「心有灵犀。」

我疑惑地皱着眉头，「心有灵犀？」

「傻瓜，我在你手机上装了 GPS。」

等我反应过来，沈序已经跑了。

可恶！

「沈序，你怎么可以这样！」

17.

《蝶》上映后，我大火，我跟季川河一时之间风光无限，同一时间，沈序却从神坛跌到泥底。

沈序打季川河被人拍了，还恶意发到网上，任其发酵。

上传到微博的视频只截取了季川河挨打的片段，并没有前因后果。

当我跑到上海调取酒店拍摄记录时，却被告知，当天在那个区域的摄像头出了故障，什么都没有拍到。

我们手上没有任何证据，记者采访季川河时，他那模棱两可的回答让我很难不去怀疑，这一切都是他的手笔。

网络一片骂声，可沈序何其无辜。

沈序从令人艳羡的三金影帝，变成人人讨伐的「罪人」，「沈序滚出娱乐圈」被挂在热搜榜整整三天，底下恶臭的评论，让我头皮发麻，我抑郁地不敢打开微博。

层出不穷的造谣席卷了网络，沈序在这子虚乌有的罪名下，甚至做不到正常出门。

我心疼地抱着他，「哥，我们会有证据的。」

沈序拢了拢我耳边的头发，「只要没伤害到你就好了。」

我记得他说，桑桑是我的底线。

夜晚，我翻来覆去地无法入睡，睡着了也会突然被惊醒，我躺着摩挲沈序的手，却发现旁边空无一人。

等我准备下床去找他时，看见窗帘被风轻轻勾起，他站在阳台上，手指夹着燃起的香烟，明明没有闻到烟味，我却被熏红了眼睛。

原来他很难过。

是呀，他什么都没做，网上的恶意评论，连他去世的父母都不放过，沈序该有多难过。

沈序快进来了，我抱着枕头，背对着他，不敢哭出声。他上床后，安静地搂着我，像从来没有出去一般。

第二天醒来，我偷偷去找了季川河，这件事总要有个说法。

「你为什么要这样！」眼前的季川河让我陌生到恶寒，我将视频举到他眼前，「事实是什么，你心知肚明，为什么要恶意害沈序！」

季川河的表情越来越冷淡，「你为什么就觉得是我？」

呵，可笑。

视频发酵后，他的咖位直线上升，就在今天劳力士官宣了季川河。

陈暖说那些和沈序解约的商务，几乎都落到了季川河手里。

这卑鄙的手段，不是他，还能是谁。

「靠着肮脏的手段，就算现在你过得顺风顺水，总有一天，你会自食恶果。」

季川河烦躁地将杯子往桌上一掷，「如果沈序不跌下去，谁会看到我？」

「就算沈序跌下去，也会有新人上来，从艺先从德，就你这德行，迟早要糊。」

他比我想得平静。

「夏桑，我们是一样的。」

「我跟你不一样，我不会因为得不到他，就毁掉他。」

季川河错愕地看着我，「得不到沈序？我为什么要得到沈序？」

我懒得听他狡辩，作势要走，季川河却将我按在座位上，「你听我说完。」

「我之前说过看过你的《笼》，你的确很有灵气，可偏偏缺少机会。」他的声音渐小，「所以我们俩是一样的，都缺少机会。」

我绞着眉头，实属不解，「你可以说我没有机会，可你，你之前已经属于顶流了，你有无数机会，为什么非要把主意打在沈序身上？」

「机会？」季川河轻蔑一笑，「有沈序在的地方，谁看到我了？我兢兢业业十年才站到这个位子，沈序运气比我好，出道不久就收割了三金影帝，商务和剧本能选择他，根本看不到我。」

陈暖说过，沈序和季川河撞型了，表面看来两人咖位一样，实际上资源差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沈序代言劳力士，而季川河只能代言拖把。

「这些跟沈序没有关系。」

季川河像是要把我一眼望穿，「就算我把完整视频给你，夏桑你敢帮沈序澄清吗？」

我咬紧牙齿，「没有什么不敢的。」

他笑着摇头，「你不敢，我们两个人的电影正在热映，且反响很大，如果你帮沈序澄清了，就是强拆我们俩的 CP，爆出来的负面新闻

，影响到了电影票房，你觉得周导会饶了你吗？」

得罪周导等于得罪整个京圈。

他将手搭在我的肩上，不断地诱哄，「沈序的粉丝如果看到他是为了你出手打人，那么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你。」

「夏桑，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好不容易出头了，难道就让这个机会溜走吗？」

「夏桑。」

「夏桑。」

此刻的季川河就像是要帮我打开潘多拉的魔盒，一旦开启欲望，便一发不可收拾。

18.

季川河把完整视频发给我了，他料定我如他所想。

是呀，得之不易的光环，我怎么舍得丢了，现在拥有的一切不就是我以前所羡慕的吗？

沈序常说，我是他的底线。

不知不觉中，他也成了我的底线。

我将视频发给了陈玉姐，「不要告诉沈序，你们自己发声明澄清吧。」

陈暖知道消息后很是不解，「夏桑你要考虑清楚，沈序毕竟就算跌下去，陈玉手上也有资源让他东山再起，可是你.....」

我没有机会了。

我知道，我管不了这么多了，沈序是为了我才跟季川河发起争执的，他何其无辜。

「你看到网上对沈序的谩骂了吗？他其实很难过。」

就算他什么都没说，就算他还在安慰我，可他是难过的，他难过到只能自己消化。

调整好情绪后，回到家里，我却发现沈序不在。

还好事情解决了，我心里终于舒畅了不少，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叮。」嘈杂的铃声将我闹醒，我不情愿地摸索到手机，「谁呀？」

「夏桑，沈序开了记者发布会要退出娱乐圈，我把视频发给你了。」

「你说什么？」

沈序对季川河表达了歉意之后宣布退出娱乐圈，我带着怒火将电话拨给了陈玉姐，「你们手上不是已经有证据了吗？为什么还要让沈序退出娱乐圈？」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失态。

陈玉一句轻飘飘的话彻底瓦碎了我的愤怒。

「是沈序要开这个发布会的。」

天色越来越暗，将近凌晨，沈序终于回家了。

「怎么还没睡呢？」

「等你。」

他轻咳一声，故意回避我的眼神，「你生气了？」

「对。为什么做什么决定都不告诉我？」我的眼睛迅速涌起一层薄雾，我好心疼他。

控制不住眼泪，我眨巴着眼睛，准备去卫生间洗一洗脸，沈序却挡住了我的去路，「不准走。」

他第一次这么有耐心地擦干我的眼泪，「我跟你解释。」

对于沈序的转变，我确实有些讶异。

他把我抱到腿上，手掌有规律地拨弄我的头发，「你知道的，我的身体状况，目前并不适合待在高强度、高压力的娱乐圈。」

「还有吗？」

沈序的梨涡煞是迷人，「你现在火了，可以赚钱养家了。」

我嘟着唇用手指戳着他的小梨涡，「我可以养你一辈子。」

又学着他欺负我的样子用力掐了掐他的脸蛋，「沈序你别骗我了，陈玉姐都告诉我了。」

陈玉姐说，夏桑，沈序他一直在给你铺垫机会，他进圈子的初衷就是你呀。

我的初衷是梦想，沈序的初衷是实现我的梦想。

我火了，他没必要继续下去了。

陈玉姐还说，他不同意将视频公布出去，如果拆穿季川河的谎言，需要将你也牵扯进来，他宁远自己平息。

可是就连沈序最亲近的经纪人也不知道，沈序有多热爱自己的职业，对演员这个身份有多虔诚。

沈序怎么会轻易表露呢？他淡然到软肋只剩下我。

我火了之后，行程剧增，沈序从昔日大明星，成了我的私人助理。

「沈老师，帮我揉揉肩。」新戏动作片太多，一天下来，全身像散架了般，我只好剥削沈序。

「重了重了，你轻点。」沈序不管我的控诉，非常恶劣地用行动来告诉我不要得寸进尺。

啊，痛死我了。

刚坐下不久，导演又叫我过去，走时还看到几个小姑娘围着沈序叽叽喳喳。

「夏桑姐叫你沈老师，你是姓沈吗？」

「你为什么总要戴个口罩和帽子呀？」

「你眼睛好好看呀，好像明星啊，哥哥你有女朋友吗？」

真是晦气。

我故意制造声音，「咳，咳，都围在这儿做什么呢？」

自己没男朋友吗？看我男朋友做什么？

许是察觉到我不悦的眼神后，几个姑娘只好散了，我不满地盯向沈序，小声嘟囔，「下次不带你来了，就知道拈花惹草。」

沈序的眸子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笑意，他在我耳后压低声音，「我只惹你。」

我抿着唇，脸上不自觉地染上粉红，眉眼情浓。

一年后，我带着戒指的照片，瞬间引爆微博。

「夏桑隐婚」

「夏桑老公是谁」

「季川河夏桑」

「沈序夏桑」

这些话题齐聚热搜榜单，这一年的时间里，我已经成了营销号不带我的名字就完不成 KPI 的女顶流，圈内炙手可热的香饽饽，沈序休整一年，身体状况渐好，倒还真像退圈养病。

家里来了电话，让我们周末回家一趟，而沈序非逼我跟他带上对戒，「我们又不是偷情，你怕什么？」

「你是我哥呀！」

果不其然，刚到家就被妈妈抓起来逼问，「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沈序将手伸到背后悄悄勾起我的手指，我绞着眉头，满眼拒绝。

沈序叹了口气，「妈，你听桑桑狡辩。」

我张着嘴，不可思议地盯着沈序，可恶啊。

爸爸默默从背后走了出来，神情凝重，「家门不幸啊！」

我紧张地绞着衣角，沈序比我坦然，我低头的瞬间，他敢迎上爸爸的目光，接受审视。

爸爸气得脸发白，「儿子跟女儿在一起了，你们两个是要气死我！」

我轻描淡写地逃避，沈序浓墨重彩地回应。

「爸妈，我很爱桑桑，这一辈子都会对她很好，请你们放心。」

我酸着鼻子，坚定地走过去挽着妈妈的手臂，「妈妈，除了沈序，我不会再爱上别人了。」

「老头子，你输了吧？我就说他们俩不对劲儿，你以后别想喝酒了。」

什么？居然把我和沈序的感情当成赌约。

「你们吓死我了。」

爸爸沉着脸，「一大把年纪了，我还要戒酒，桑桑你说说你妈。」

我点着头在妈妈耳边劝解，「这酒得戒。」

沈序细心地帮爸爸倒来一杯茶，我看他喝得倒也不比酒差，沈序笑脸盈盈地站在我的背后，「我们结婚吧。」

我回过头去冲他甜甜一笑，「好呀。」

【沈序番外】

我是在医院醒来的，想翻身却痛得汗如雨下。

医生问我：「你家里还有亲人吗？」

看着医生闪躲的目光，我紧张地连嘴唇都在抖动，「阿姨，我爸妈呢？」

「你先好好休养吧，哪里不舒服记得告诉我。」她走了又转回来，「等你好了，你爸妈就来接你回家了。」

「真的吗？」

她坚定地告诉我，「真的。」

我相信阿姨，只要我好了就可以见到爸妈了。

我从全身不能动的情况，到慢慢可以动手指，再到可以下床慢走，用了半年。

医生阿姨有个女儿，在病房透过玻璃能看到她脸上明晃晃的笑容，她好喜欢撒娇呀，抱着医生阿姨的手臂摇来摇去，「妈

妈，爸爸今天给你炖了鸡汤哦，你要全部喝光光哦。」

我用手指撑起自己的脸，对着墙壁上的镜子发呆，嗯？我怎么会笑了。

为什么她可以笑呢？

阿姨是我的主治大夫，她每天都会来看我，「沈序，再过段时间你就彻底好了。」

我学着她女儿的模样，笑得灿烂，「阿姨说过，我好了，我爸妈就会来接我吗？」

阿姨一愣，欲言又止，最后还是笑着告诉我，「会来的。」

又过了几个月，我已经康复了。

我阖上眼睛在想，爱笑的小姑娘今天又该来医院送饭了吧。

护士们以为我睡着了，在旁边唉声叹气。

「沈序家里的那几个亲戚没有一个肯来医院接他回去，这孩子实在太可怜了。」

「没人要他，只能送到孤儿院去了，唉！」

「是呀，他都不知道自己爸妈去世了，每天康健那么久，就是为了等爸妈接他回家呢。」

谁说我不知道呢。

我怎么不知道呢。

从我醒来，看着阿姨脸上为难的神色，我就知道，从那个时候，我就是孤儿了。

我每晚都会梦见爸妈，我哭得声嘶力竭，「别丢下我，你们别丢下我。」

第二天醒来依旧要极力说服自己，等我好了，爸妈就回来了，这就是希望吧。

等我康复后，原来希望也没有了。

我要面临的是去哪家孤儿院，会让我自己选择吗？

那我一定要去很远很远的远方，远到忘记一切。

晚上医生阿姨来找我，脸上带着捉摸不透的笑意。

我冷静地看着她，这是准备跟我说实话了吗？

她很善良，我要抓住她的善良，比起擅作主张地送我去陌生的地方，还不如自己决定去哪儿。

「阿姨，我知道我爸妈都不在了，我是个孤儿了。」

医生阿姨显然没料到，错愕了半久，「不是，阿姨不是要跟你说明这个。以后你就跟阿姨回家吧，我们家有个女儿，正好差个儿子，你的领养手续，阿姨都办好了。」

什么？我不敢相信地看着她，想从她脸上找到一丝破绽，「您要带我回家？」

「阿姨没有骗你，等你好了，你爸妈就会来接你，以后我就是你妈妈。」

我快速别过脸去，低头的那瞬间，眼泪拼命地往下砸，「谢谢。」

就这样我被带回了夏家。

桑桑是第一次见我，而我已经见过她很多次了。

我带着练习好的笑容，对她伸出手，「桑桑，我是哥哥。」

桑桑很喜欢我这个哥哥，总会带着甜甜的笑容，在我身边奶声奶气，「哥哥。」

她有疼她爱她的父母，有关心她陪伴她的朋友，有热爱的生活，还有追寻的梦想。

她幸福得让我忍不住嫉妒，为什么世间的厄运都如同约定好了去避开她，既然她是一张干净的白纸，那我就要在这张白纸上铺满斑驳。

我取来一张又一张的白纸，在上面疯狂涂鸦，桑桑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哥哥画得真好看。」

真有意思。

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又成功地卸掉我的心防。

她甜甜地发问，「哥哥画的是什麼呀？」

「共沉沦。」

我要你陪着我共沉沦。

傻丫头盯着我的脸，笑得眯眼，从口袋里抽出纸巾，温柔地放在我的手上，「哥哥，头上都冒汗了，擦擦吧。」

我接过纸巾，心口压抑得喘不过气，我甚至不敢盯着她的眼睛，我怕自己弄脏她。

「哥哥，你刚才说这幅画叫什么呀？我没听清。」

「救赎。」

我不想凝望深渊了，桑桑你把我拉上来，好不好？

我很快就融入了夏家，阿姨和叔叔对我很好，我还是极度没有安全感，担心被丢下。

在房间练习了很久之后，在某天上学的早晨，我终于对他们开口，「爸爸，妈妈。」

我不敢看他们的表情，听到他们回答的声音后，我想，他们是开心的吧。

这天和桑桑走在上学的路上，她拉着我的书包带，很肯定地告诉我，「哥哥，你今天很开心。」

我一次比一次自然，到最后自己都分不出真假，他们可以是爸妈，但桑桑不能是妹妹。

这是在桑桑去报名参加电影海选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的。

我不受控制地将她拖到阳台，她恐慌得下一秒都会哭出来，我怎么舍得吓她，我只是怕她离我越来越远，许是情绪太过激动，我猝不及防地倒在地上，望着桑桑离开的背影，想抓却没办法。

可我没想到，她回头了。

她红着眼眶将我扶到床上，我生怕她再跑，狠狠地将她禁锢住，「让我抱一会儿。」

我怎么能跟她示弱呢，这根本就不是我。

我含上了她的唇，在她错愕的眼神中，告诉她，「我不想做你哥哥。」

原来我对她的执念深成这样。

后来我也进了娱乐圈，她永远都摆脱不了我。

我在狠狠地欺负她 and 不想欺负她的情绪之中，无限沉溺，无法自拔。

每次把她欺负完，我又开始担心，她会害怕吗？会讨厌我吗？

那就害怕和讨厌吧，只要她会永远依附我，不管是被逼，还是自愿，她都要听话。

再娇软的兔子也长了牙。

桑桑私自接了周导的戏，我不同意。

那部戏的男主是季川河，我不喜欢他看桑桑的眼神，我太能理解那眼神的含义了。

陈玉查过，我跟桑桑在综艺里的吻照，是被季川河的团队恶意的营销，为此丢的几个代言，我并不在意，只是桑桑她是我的底线。

季川河不该把念想打到她的身上。

而桑桑失控地告诉我，她不想活在我的光环下，更不想一辈子依附我，她说她想要平等。

我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她吗？她要实现所谓的梦想，我就帮她实现梦想，可她为什么要逃？

桑桑以为我偏执到不可理喻，其实我低到了尘埃里。

桑桑把我丢下了。

陈玉说我不懂女人，「你这时候就把她拉黑，看她急不急。」

会着急吗？

拉黑后，我连看她的动态都没有权利。

陈玉为了平息我的怒火，同意我去桑桑的电影里客串。小没良心的，都几天了，还不理我。

从我们的四目相对，我就知道，她放不下我，怎么办？我又想欺负她了。

我们和好了，也许我一直所寻找的安全感，就是从不绑着她开始吧。

桑桑在我面前笑得越发肆无忌惮，这次我不是想毁掉她的笑容，而是想守护。

季川河的故意陷害，是我退出娱乐圈的导火索，我本来就该退了，高强度的工作让我的身体负荷不了，妈妈早就叮嘱过，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是呀，桑桑已经完成了梦想，我的梦想也完成了。

我要陪着桑桑共度余生。

- 完 -

□ 小玉鹅

